



Humanities and Social
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

全球化時代的 族裔敘事

後殖民學者巴巴教授來台訪問記要

● 廖炳惠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
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

五、六月間，幾位美國重要的學者應國科會的邀約相繼來台，塔席格（Michael Taussig）針對書寫、濕熱、生死，就私密日記與國家暴力、民族誌與身體無意識、無名墳墓與歷史真相，提出相當精闢的分析；之後，絲碧維克（Gayatri C. Spivak）以性別研究為議題，與本地的女性主義者對話，並到交大的文化研究國際營（NS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），談美國九一一的影視意象及其文化政治，探討「恐怖主義」與「對他人的想像」彼此之間的落差。這兩位教授來自哥倫比亞大學，在答問期間，往往將複雜的觀念講得清楚透徹，疑難頓時為之冰釋。

緊接著，是後殖民論述大師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巴巴（Homi K. Bhabha）的三場演講。巴巴於1997年，被新聞週刊（Newsweek）選為美國100名之時代菁英，引領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，在人文領域中，僅他與黑人學者蓋茲（Henry Gates）入圍，可見他們兩人的份量。事實上，巴巴晚近會離開芝加哥大學，前

往哈佛大學任教，蓋茲是主要的推手之一。

巴巴來台的三場演講，令聽眾體會到何以他在人文學科中佔如此重要之先導地位。首場，六月十八日，他在中央研究院歐美所，針對全球化的問題，以"A Global Measure: Globalization, Minoritization, and Human Rights"為題，發表專題演講（其夫人Jacqueline Bhabh為人權問題專家，現任教於哈佛大學法學院，並擔任哈佛人權委員會的執行主任，當天上午在歐美所就"Refugee Protection in the US and Europe"發表演講並進行討論）。其實，在六月十六日，他已在哈佛大學校友會的歡迎晚宴裡，大略勾勒出他與一般全球化學者的不同取向。他先談九一一之後美國的文明衝突論再度興起，對這種過於簡單但卻看似有效的看法，巴巴提醒我們：（1）文明衝突論只加深了種族刻板印象及彼此的對立；（2）內在於美國領土之中便存在著各種被弱勢化的差異文化；（3）這些小差異（small differences）才是族群衝

突、分配不均的問題所在，但大多數的學者卻只從經濟、政治的觀點出發，往往沒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小差異及長久以來全球化所帶動的移民、遷徙、漂泊及弱勢傾向（minoritization）；（4）這些全球化問題說不上是新近發生的現象，它們反而是與西方現代所帶來的奴役、侵略、殖民、流動息息相關；（5）因此，要探究全球化及其衡量，我們應不只將眼光放在環球經濟、消費文化上，而是要注意文學（尤其詩歌）中所表達出跨國家的文化公民想像，特別是其中的敘事權（right to narrate）及其衍生的倫理、政治問題。

由於國內學者與學子久聞巴巴教授大名，在著作中經常引用他的論點，而且此次在中研院歐美所舉辦的演講，是在新竹舉行的文化研究國際營之外唯一的學術活動，因此「未演先轟動」。演講當天，來自全省北、中、南各地的聽眾把歐美所一樓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，雖然臨時在大廳兩側及後排增加座位，依然有些聽眾不得不席地而坐或佇立聽講，



是該演講廳啓用多年以來的空前盛況。

在簡短的介紹後，巴巴教授先以自傳性的敘述作為開場白，接著以轉換（transition）、翻譯（translation）、育成（incubation）等觀念來談論全球（the global），析論全球與在地（the local）之間的複雜關係，出入於不同的理論與文本之間，並落實於人權的實例。巴巴從個人的經歷，由印度孟買的波斯裔背景到英國牛津大學受教育，觸及語言與文化、文學交錯的經驗，藉此切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瓦爾克（Derek Walcott）、奈帕爾（V. S. Naipaul）的作品，就詩文所充斥的歐洲都會形象及本土文化認同的矛盾，去演繹葛蘭西（Antonio Gramsci）的「底層庶民」（subaltern）及其倫理機制（agency），也就是爭取倖存（而非統

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

治政權)的民間結集力量,尊重小差異及部分的發言位置。

在一個多小時的精闢演講後,巴巴教授接受提問,就聽眾關心的議題(如這次演講與他以往觀念之間的傳承與創新,全球與在地的互動,九一一事件之後的美國族裔關係等),予以詳細的回答與必要的澄清。回答時條理清晰,態度坦誠,配合抑揚頓挫的聲調、生動有力的手勢,把現場氣氛帶到高潮,熱烈的情況欲罷不能,使得整個問答延續了將近兩個小時,一直到五點半左右才不得不結束。

結束後,若干學者趨前請益,一排年輕學子請巴巴教授在他的專書上簽名,並有來自南部的研究生希望與他合影留念。他雖然經過了三個小時的演說與問答,而且行程已有延遲,依然有求必應,樂意地一一應答、簽名、合照,展現除了豐富學養、理性思維之外,平易近人、和藹可親的一面。

此次演講除了創下歐美所單一演講人數最多、時間最長的紀錄,更重要的是,提供國內學者及年輕學子親炙大師風範的良機,從巴巴教授的演講、回答與應對中,進一步了解、體認其學思歷程、最新研究心得、對眾人關切的許多理論與實務的見解,以及對年輕學子的

鼓勵,允為難得一見的知識饗宴與博雅教育。

延續六月十八日在歐美所演講所帶出的討論議題,「民間結集力量」的課題也是他在六月十九日於交大文化研究國際營的演講重點。他以梅彌(Albert Memmi)的「雜文」為準,分析梅彌在他為別人著作寫序、導讀的文章裡,不斷提出「平等中見差異」的「部分哲學」(philosophy of the part),強調全球弱勢團體應彼此合作,鞏固倫理、政治理念上的共識。在行文之中,巴巴提出他與詹明信(Fredric Jameson)的不同見解,詹氏強調階級、辯證及統合,而他則從詹氏所不注意的殖民、種族、性別問題切入,主張各種小部分之間的對話、瞭解與發言位置。在這一理論取向上,巴巴比較接近巴里巴(Etienne Balibar)、沈(Amartya Sen)等政治、經濟哲學家的見解,他的看法對台灣的原住民及本土運動均有深刻的啟示。

第三場的演講是六月二十日,在台中的中興大學,那是應中南部的學者要求,結果和前兩場一樣,均是高朋滿座,討論時間不斷延長。這一次,講題是「杜伯依與東方:論《黑公主》」,據巴巴自己說,他對杜伯依(W. B. DuBois)這位黑人作者、社運健將、思想家的興趣是起於哈佛大學的「杜伯依研究中心」

請他去演講，迥異於一般的美籍黑人研究學者，巴巴並不認定杜伯依只是為黑人的解放而奮鬥，他的觀點是：杜伯依也是個「國際族群人權的關切者」。這從他不大知名（而且「文學性不高」）的《黑公主》裡即可明白看出，在這部小說中，來自印度的「公主」引導各國（中、日、印、美等）的弱勢族群一起，邁入「差異中見平等」的社會行動。巴巴從杜伯依的旅行札記中，指出杜伯依當初在巴黎所認識的一位卡瑪夫人，藉此重新界定杜伯依的「國際」族群心路歷程，擴大了黑人研究的視野。

巴巴在答問時，常是以長時間而又有耐性的方式，將問題帶到更具理論向度的討論，十分慷慨地將他的想法層層演繹，務必要聽眾明白或取得他們的諒解，在清晰、有力之中，顯出其活潑、熱誠與睿智。因此，每一場演講完，答問持續超過一個小時，但卻不見有多少人離開會場。

巴巴此次來台，可以說不僅是後殖民研究的大事，同時也是全球族裔文化界的盛舉。在他訪臺期間，我們也談到了哈佛大學目前的藝術與科學院新院長科爾比（William Kirby），逐漸想加強台灣與東亞、南亞的連結，透過巴巴所說的「部分哲學」及其「述說條件」，或許台灣學界可進一步與哈佛大學合作，讓我

們的「敘事權」更加穩固，更容易在國際間傳達開來。